

在场主义散文丛书

摇晃

第广龙 / 著



百花文艺出版社
BAIHUA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HOUSE

在场主义散文丛书

ZaiChangZhuYiSanWenCongShu



摇晃

第广龙 / 著

Y a o H u a n g



百花文艺出版社

BAIHUA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HOUSE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摇晃 / 第广龙著. — 天津 : 百花文艺出版社,
2010.4

(在场主义散文丛书)

ISBN 978-7-5306-5306-7

I. ①摇… II. ①第… III. ①散文-作品集-中国-
当代 IV. ①I26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0) 第 052672 号

百花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地址: 天津市和平区西康路 35 号

邮编: 300051

e-mail: bhpubl@public.tpt.tj.cn

<http://www.bhpubl.com.cn>

发行部电话: (022) 23332651 邮购部电话: (022) 27695043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永清县金鑫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

开本 880×1230 毫米 1/32

印张 8 插页 2 字数 186 千字

2010 年 4 月第 1 版

2010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3000 册

定价: 17.00 元

总 序

周闻道

这次回家发现,小侄子珠珠能够说一些简单而清晰的话了;喊妈妈时,那眸子里更有一种穿透力极强的童真。

珠珠一岁多了,与我们在场主义几乎同岁。散文是从说话开始的,于是我想到成长中的珠珠;或者说,从珠珠逐渐清晰的话语,想到了在场主义。对智慧的人,一岁也许就是一个坎。过了一岁,不仅开始产生自己独立的话语,而且那话语逐渐清晰而明亮。我相信,从童真开始,逐渐走向清晰、丰富、成熟和睿智,是一种生命的规律。

在场主义是2008年的3月8日诞生的。一群对汉语散文先锋实验葆有热情的人,公开站在民间的立场,以亮剑的姿势和自己独具的姿态,站出来替散文说话。如果还要往前追溯,追溯到“十月怀胎”,就不得不提到2005年5月的“中国新散文批判”。全国二十多位活跃的新锐散文作家、评论家汇集眉山,以善意的建设性姿态,对上个世纪八九十年代以来兴起的新散文热,提出质疑与批判。那次批判的意义在于,让我们清晰地触摸到,自上个世纪二三十年代白话散文兴起以来,散文意识的再一次觉醒,并由此带来了散文的空前繁荣与躁动不安。我们的幸运在于,及时捕捉到了时代的气息,

强烈地感到，该是为散文做点什么的时候了。于是，就有了后来的艰难跋涉。

走到现在，我们至少已经历了这么几个阶段。“十月怀胎”不说，那种艰难，也许女士们更有体会。在《镜像的妖娆》中，我们提出的“在场，思想，诗意，发现”，更像是一种胎音，预示着一个新生命的即将发育成型。《散文：在场主义宣言》是一个标志，诞生的标志，成型的标志，“命名即是创世，说出就是照亮”，在这里体现得最充分。宣言的最大贡献，在于对散文性的发现和初步探讨，让我们能够走出三千年的迷惘，沿着正确的道路，去观照散文，认识散文，让散文围绕自己说话。虽然“四个非”不一定完善，甚至不一定正确，但我们坚信找到了一条认识真理的正确道路；如果离开散文性去谈散文，不是一件滑稽的事吗？

《从天空打开缺口》和《从灵魂的方向看》，既是一种起步，又是一种昭示。从理论与创作方面，昭示在场主义已出发，沿着自己的路，证明并丰富着自己的存在。在理论上，我们以同样的热忱，同样的真诚，面对各种赞扬或者反对，证明着生命的存在和价值。对赞赏的，我们报以微笑，道一声同道快乐；对反对的，我们说一声谢谢。因为这种反对，让我们从另一个维度，面对种种质疑的挑战；可能和不可能，都必须一一求证。答读者问和在《美文》杂志的对话，都是一种形式，表明一种平等的交流姿态。平等地探讨，平等地交流，平等地证明在追求本真面前人人平等。事实上，这种思想的撞击，闪耀出的火花，比我们预想的更美丽。精湛的评论，同样是一种建设，给我们提供了另一种参考，表明世界本真的存在、遮蔽和去蔽，以及对在场主义作品的解读，都具有多重性。如果说，去蔽，敞亮和本真，提出了在场主义的写作哲学及方法论基础，“四个非”揭示了散文性的文体特征；那么，“内外珠联，根性真实，介入当下，表

现本真”，则反映出在场写作在散文性上一种更深层次的内在接近。

我们非常明白，任何创作主张，最终都是靠作品说话的，在场主义也不例外。因此，我们的建设，一开始就包含了两个方面：理论的探求和创作的体验，缺一不可。《镜像的妖娆》中，六十多位作者的亮相，更像是一种热身，他们以贴近本真的追求，表明真正的出发即将开始；在《从天空打开缺口》和《从灵魂的方向看》中，我们以在场写作的眼光，以散文性为核心，选入了三十多位作者的作品，进一步从创作体验上，呈现了在场主义的美学主张，散文主张。由百花文艺出版社出版的这套《在场主义散文丛书》，在我们探索与前进的道路上，无疑具有里程碑式的意义。它表明，在场主义的文本实验，开始由广泛的面上行动，走向代表作家的个体深入。

在这里，我用了“开始”这个词。事实上，我们的每一个脚印，都既是一个结果，又是一个开始。开放的在场主义建设，欢迎来自各个方向的质疑和探讨。在场写作“永在路上”，在场主义对散文性的探索，从来就没有停止过。在这篇文字里，我们在之前的有关散文性的系统论述基础上，再着重谈谈关于在场写作的精神性、介入性、当下性，以及发现性与自由性等艺术特质问题。

精神性。精神是人类独有的存在，在场写作作为最贴近自然、社会和灵魂的活动，不可能背离精神。外在、实用和功利，不是散文价值的尺度，散文更需要精神——内在的、本体的、貌似无用的、不断超越自身和功利的价值。“在艺术作品中，存在着一些构成其价值的确定的特性”（德国现象学学家Moriz Geiger语）。也有学者认为，这是一种“超越意识形态”，或曰悖逆、摆脱和超越意识形态与现实之间的距离，感受灵魂在精神之宇自由飞翔的愉悦，产生一种冲击虚假的意识形态的力量……精神是散文的骨架，是散文的内

核,同时也为散文提供强大的灵魂支撑。散文在本质上是一种日常生存方式,生活态度,生活内涵,是艺术生命赖以支撑的精神。追求精神性的在场写作,反对两种倾向:一是以标榜日常写作而津津乐道于琐碎的“个人经验”,“个人趣味”;二是企图追求所谓“宏大叙事”,而图解某种政治需求。在场写作的精神,以作家“个人的立场”,关注“共同的命运”为存在方式,是对生存意义的追问,对真实人性的剥露,对生命终极价值的关怀,对人类“终极家园”的精神诉求,对生存与存在根本问题的哲学思考,是作家个人生命的阅读史,而结构、语言和叙述方式等,都只是精神存在的外壳。

当下性。当下有几重含义。一是时间概念,二是空间概念,三是范围概念,四是主体概念,五是结构概念。这里无需赘述。概念是苍白的,生命之树常青。在场主义散文写作的生命,就是主体始终“在场”或游离于“场的范围”,伴随时间和空间,慢慢走下去,直到世界老去。世界却总是一相情愿地背离我们而去。现代化日趋激烈地摧毁着我们的意愿。恐惧感源于我们一直“生活在别处”。后农业文明与前工业时代的差异,新旧体制的交替和碰撞,财富和权利的再分配失衡,所有这些因素的重组,必然产生边缘钝化和“场”断裂,让我们有意或无意地缺席。新的变化超越了我们“现代性”经验视界。写作的良知,敦促我们需随时保持对“物质欲”和“幸福感”的警惕,以及对未来命运的忧虑。对正在发生的一切,散文要做的事情,就是对这些零散化图景,在精神层面予以描画和投影。在场主义关注的,是今天发生的亟待解决的问题,而不是过去尘埃落定的问题;关注的是身边最感疼痛的问题,而不是流行的、华丽的、自己并不熟悉的那些元素;关注的是我们的,人类的,地球的问题,而不是悬空的,高蹈的,虚饰的问题;是躬身触摸生命的生长状态,而不是挖掘古墓,在枯尸口里拔出金牙。散文的当下性要求我们要沉潜下

来,保持叙述的定力决不动摇;要安静下来,有独立判断;迎击上去,有斗志和韧劲;坚守下来,有独立的品格和良知。

介入性。在场主义的在场,是“介入——然后在场”;认为散文写作“在场”的唯一路径是“介入”,是“去蔽”、“揭示”和“展现”。“介入”的始作俑者萨特,将“介入性”赋予了散文。在萨特看来,散文首先是一种需要积极“介入”的公众化的艺术活动,散文的“介入”能让形式的感受与生存经验紧密联系。他甚至在“介入”时发现了“距离”的美——“距离”带给人特殊的“晕眩”和“惊恐”的经验,这可看作他对纯形式的领悟,或者对个人现实生存经验的唤醒。鲁迅和王小波是中国现当代介入散文的代表和先锋,在他们的滋养下,当下汉语散文重新彰显了“介入”的优秀品格。“介入”不是为了重建某种秩序和规范,现实原本就是“无秩序的秩序”或“天然乱”。“介入”提供考察公共审美领域与公共交往领域中“无秩序的秩序”或“天然乱”的一种视角可能。显然,“个人性经验”介入公共话语领域,会遇到很多障碍。但是,介入的使命,就是承受,就是担当,就是关怀,就是切入并打破话语体制的封闭性。它强调的是作家的使命和责任,反对把散文写成风花雪月的补白,权力意志的注解,歌功颂德的谄笑,痈疮疥癣的痒挠。它强调的是散文的身份和地位,反对把散文边缘化,让散文成为“诗余”、“小说余”、“杂文”、“玩字”;反对把散文软化、轻化、边缘化,提倡散文要锋利,要有硬度,要扎入最深处的痛,要体贴底层,揭示真相,承担苦难。在场主义的叙述手段,不是纠偏和规范,更不是抹杀和提纯。叙述的力量就是尊重“场”或者“场的档案”,因为它——不可“毁灭”。强调日常写作的“在场”,抒写亲历和经验,为呈现生活的本来面目提供方便——将外物投射于内心,获得视觉的奇异感,揭示出“场的档案”的本真面貌和内在能量。

发现性。任何一次真正意义上的创作,都是一次发现,是对现有的否定和对新极限的挑战,是一种叙事流的探险。发现具有初始性、唯一性和价值性的特点。别人已经看见的、写过的,你去看去写不是发现;大家都看见的、表达了的,你再去去看去表达,也不叫发现;发现与表达的东西,应当是有积极的审美价值的,而不是毫无意义的拉杂。米兰·昆德拉认为,文学人物都是一个“实验性的自我”,代表人类不同的生存处境。文学有义务担负起敞亮“被遮蔽的存在”的使命,在“不灭的光照下守护‘生活世界’”,考察、发现人类具体生存的可能境遇。他把考察人类生存处境的作品视为“发现的序列”,“每一部作品都是对此前作品的回答,每一部作品都包含了所有先前的小说经验。”只有前赴后继,不断发现新的可能性,才能汇入整体的“发现序列”。显然,他把发现定性为叙事作品最重要的标准。

在场写作的去蔽、敞亮、本真,就是一个发现的过程,包括对自然、社会、人生、灵魂,对生命本质的独特的发现。在场主义认为,有没有发现,是散文及散文作家高下的分野,甚至是散文及散文作家存在与消亡的根本原则。发现既是一种态度,又是散文写作的起点,过程以及最终归属;发现是一种方法,用发现的眼光观照事物,用发现的刻刀解剖事物,用发现的心灵体察事物,我们才能传达出事物不为我们所熟悉的那一部分隐秘;发现是一种结果,是在场主义写作永恒的追求。生活存在于生活,生活是先验的,我们只是参与者和“发现者”。与生活相比,任何经验的写作,都不可能严格地实现“在场”。经验总是滞后。反过来,任何预设的写作也于“事”(生活)无补。在场主义散文,只是就散文写作提出了更为严肃的要求,强调写作过程的身体力行,以及对于散文所坚持的基本立场和态度。

自由性。自由是人性的最高尺度,也是写作的最高尺度。在所有的文学体裁中,散文是门槛最低的,同时其尺度也是最高的。在场写作的自由,是在对写作策略全面洞悉基础上的无策略,是遵守写作基本规则基础上的大自由,是对写作无限可能性孜孜不倦的追求,是对散文边界的突破和维护。在场写作,凭借怀疑、否定、批判、矮小、暗面、冷质、凌乱、粗砺、驳杂、反向、非判断、无秩序和拒绝集中之手段“去蔽”。“否定意识是意识的一种特殊现象,有着更深的哲学内涵。否定意识是人的理性思维为追求客体的内在必然性,对现实存在进行否定性思维的价值判断,其本质表现为对现实存在的反映。与其他社会意识现象不同,否定意识对现实存在的反映突出表现为理性通过情感判断而与价值判断相联系。”(王达敏《论新时期小说的否定意识》)在场主义散文从民间立场,以貌似“清醒的”“冷峻的”的写作情感,提倡个性化的小叙事,在叙述时代和人性的复杂上,表现了很大的自由向度。反过来讲,正向的思维方式则容易陷入“公共话语体制”的泥潭——散文写作的镣铐和束缚,这是在场主义散文写作所不屑的和需要避免的。解构是自由的,构建也是自由的。自由的结果,是表现本真。在场主义散文意欲最大可能地应用本真语言,最大限度地表现根性的真实。

汉语是自由的,汉语散文也是自由的。在场写作坚持着自己的方向,自由发展,默默成长,一直在“最大限度地接近散文本质”。散文写作的姿势是渐渐向下的,向下的过程,即是汉语散文重返的过程——向民间转移。可以这样说,很多优秀的作家在民间,很多优秀的文字也在民间。他们游离于体制,与体制形成强大的对抗。《在场主义散文丛书》,集中推出周闻道的《七城书》、第广龙的《摇晃》、傅菲的《生活简史》、张生全的《变形词》、沈荣均的《斑色如陶》、黄海的《黄石手稿》共六部散文作品,可看作在场主义散文流派的又

一次整体亮相。丛书的相当一部分作品,都是在场主义作家们近年来自觉思考散文的结果,体现了当下汉语散文最前瞻的追求。

无疑,在场主义散文在现代性精神和后现代叙事上,发出了振聋发聩的冲击波;而《在场主义散文丛书》则是21世纪初,汉语散文吹响的又一集结号。连同此前的三本书,在场主义廓清了三千年来汉语散文的认识,建立了一套真正属于自己的话语体系,以追求本真的在场写作姿态,不断地接近散文性,其对于中国文学史的贡献,将接受未来汉语散文写作实践的检验。

我的人生地理

第广龙

过去，中国人是很少流动的，多数人，守住一个地方，一辈子也就过去了。这大概是农耕社会的一个特性。我的祖上，种地，当财主，活动的范围，一直局限于一个村子。在我父亲这一辈，离开董志塬，来到陇东的一个县城，是为了生存，不是人不安分。我父亲学了木匠手艺，需要能够施展开的地面。实际上，两地的距离也就三百来里，语言和习俗，几乎没有差异。来到这个县城，我爸有了自在，成家立业，日子顺和，也就不可能产生迁移他处的想法了。中国人把依恋一生的一块地方，称之为故乡。这是根之所在，这是埋骨头的。后来我读书，看到历史上许多人由于战争、天灾、政府强制，在路上流离颠簸，在陌生的地域艰难生活，我的心里总是酸楚，而庆幸自己能安定在熟悉的天空下。也看到一些人，在一个地方生活一段日子，厌倦了，骑上毛驴，又向另一个地方出发，一生在一个个不同的地方停留，有丰富的见识，留下各种印记，我又滋生羡慕，对这些以天下为家的人特别敬佩。我在小县城长到十四五岁，有了对于远方的向往，目标却不确定。我只是盼望早早开始属于我的独立的

生活，而理想的天地在哪里呢？我不知道，只是朦胧中有一种离家出走的冲动，只是觉得，走出去，我才能获得更大的机会。什么机会？无非一碗饭的机会，一张床的机会。从小，我就缺少远大的志向。不像一个朋友的小孩，人问他有什么理想，说坐小车上车时，有人给护着头。这可是大人物的待遇啊。

算起来，我1980年出门，今年是2009年，马上就到三十年了。可以说，我目前为止的大部分人生，是在家乡之外度过的。我是被动地从一个地方转移到另一个地方的，我没有加以选择，为了生存，哪里能吃饱肚子，我就待在那里。可是，一旦到一个地方，我都认命地立足，并产生认同的心理，而且渐渐还有了无法割舍的情感。外面的生活，是异于故土的，没有熟人熟面，没有交错的社会关系，一切得从头来。这我不难受，甚至还喜欢这样的环境。我先后在陇东的多个地方安身，如今又来到了西安，我变化着，也苦痛和幸福着。于是，便有了我的并不辽阔的人生地理。这是和别人不一样的生活，是我的生活，我愿意记录下来，包括那些我不说就没有人说的内容，我也不回避。如果我不来这些地方，它们与我就没有关系，我来了，我住下，我延伸的不仅仅是脚印，获得的不仅仅是身体的温度，它们和我之间，似乎订立了某种契约，互相磨合着，适应着，也互相补充着，照应着。我和一个地方共同构成了整体，直到离开，都保存了一份记忆。当我再一次探入过往，我的内心是平静的，因为，许多记忆，已经沉淀了多年，是时间提取了生活，又过滤了生活，终于有了本质的呈现。这里头有我的主导，又不完全听命于我。似乎我自己也在接受某种神秘的指令。我还记录了我的当下，面对这个汹涌的时代，我不是缺席者，我也是见证者和参与者，我就写了我能写的，写了我想写的。当然，我也回忆了我的亲人和家乡。那是我的开始，我的发端，是我内心最柔软的部位，我再一次体验，再一次

折返，我要扶起一杆笔，该写意了写意，该工笔了工笔，把这些一一呈现出来。

这样做的时候，我没有打算树碑立传，为故乡，为亲人，为自己，没有。我从未立下过这样的宏愿，我明白，我没有必要这样去努力，那是徒劳的。只是文字的流淌，只是我的一段又一段经历。是那么细小，轻微，那么不足道，那么平常，只是对我重要，对别人来说，我觉得一点也不重要。我写出这些，我获得了安宁，这就足够了。这些内容，原来只是存在于我的记忆，现在有了另一种形态，文字的形态，似乎被我多保存了一份，似乎不再担心丢失，这也让我感到欣慰。我在写作中，在潜意识里，只是真实地写，本来地写，或者说，我取向于这样写，这就是我的选择。我的情感是自然的，爱与忧伤，是原生的，语言也是素净的，要说有追求，我就在这样追求。许多人不会这样书写的，总愿意取舍一番，把应该展露的部分，扭曲了，遮蔽了，结果，和生活隔了一张皮。如果要我粉饰过去，我做不到，我宁可不写。我明白，只有真实地真情地书写，才具备文本的意义。我一个小小人物，有什么忌讳的呢？也许，只有这样，我的文章，对于读者来说，才提供了一个参照。会联系到自己的经历，联系到我们共同生活的这个时代，有那么多相同，又有那么多的不一样。天大地大，太阳下面，每个人的影子，都是独特的，我写我的影子，写我的挣扎和希望。要是倒退上十年二十年，我不会这样写。那时，我还没有这样的意识，我觉着这些内容，是不值得进入文字的，我重视的是宏大的，正面的，甚至是纯洁的东西。我的变化是到西安之后，是岁月教会了我，是大师的作品给予我启发。我省悟了，生活自身是多样的，带着杂质的，我必须面对，我不能绕过去，我的发音器官，没有必要改造。于是，豁然洞开了一片天地，曾经沉睡的情节和细节，纷纷向我涌来。我的写作归位了，找到一把开门的钥匙了。实

际上，古往今来的作家，都在这样写作啊。我现在才这样写，还不迟，还来得及。我这样写，有重新认识自己，认识人生的感觉。不由得，我要感谢生活的馈赠，感谢我的亲人和朋友，感谢明亮或者黑暗的道路，感谢一粒尘埃，一片树叶，一枚坚硬的钉子。

我平常活动的范围，并不大。这几十年，我抵达的地方，并不多。这没有什么遗憾的。人这一辈子，说漫长，真的漫长，说快，一眨眼，也就过去了。在一个地方生活的久长，或者生活的短暂，取决于命运的安排。不论在哪里，快乐遂心就好。但日子一天和一天都不一样，有晴天也会有雨天，走平路也走山路，往往也由不得自己。这同样是正常的，同样是苍天的赐予，领受，感念，化解，善待，都是我采取的方式。我在其中，呼吸，走路，说话，吃饭，这多么奇妙，这如同奇迹。生命在感受着，在存在着，哪怕落在身上的，只是一滴阳光，也值得珍惜；哪怕吃下去的，只是一碗粗粮，也能体会到经久的暖意。我在场，我是大地的一部分，季节的一部分，日出日落，我置身其间，我的肉体 and 灵魂，组成了这个世界小小的线头。甘肃的华池，曾是闹革命最厉害的地方，出了不少大人物，更多的人，一生不出远门，过着苦焦的日月。这里荒僻，孤绝，干旱，经常的，在山里走一天，走得脚跟冒烟，也是一个人走。在这里，我见识了两类人。一类是一出生就在这里的，放羊，种荞麦，住窑洞，知道外面有更大的世界，却不愿意走动，守着热炕头，喝着自酿的黄酒，心里有天大的满足。这叫故土难离。另一类，曾生活在这里，后来发达了，在大城市风光，属于前呼后拥的人物，皮肤也白净了，衣裳也体面了，却口音不改，爱吃家乡的搅团，老了，又回到家乡，回到小时候的水井旁，哪里都不愿意再去。这叫叶落归根。我不是这两类人中的任何一类，但他们的观念，却从反面启发着我，也教育着我，让我的非原著民的思想，得以强化。几十年来，我不断奔波，四处迁移，每到一

地，我都是外来者，但我能落地生根，也能拔脚离去，我的情感，就在这样的大起大落中，而变得冲和，变得柔韧，同样，也变得沧桑，变得破败。当我书写这些地方时，我有着自己的视角，自己的判断。我觉得，这样的写作，才是有效的，独特的，创造的，而不是重复的，复制的，无病呻吟的。

这本集子收录的文章，全部完成于这三年，我是在步入中年后，一下子勤快起来的，能写这么多，连我自己都吃惊。我写一个个地名，写一个人，写我低处的生活，写我的人生地理。我不能忽略这些，我无法视而不见，这是我拥有的，这就是我的生活。自然，这远不是我的全部，就像创作不是我的全部一样。但是，写作毕竟构成了我生活的一部分质地，随着文字行走，我的人生地理，摆脱了局限，远处的风声，在我的耳边响起。还有许多打捞的工作，我将继续进行，还有许多未知的云朵，正在降临我的头顶。我多么幸福，自己还不知道！我的这些文章，得到了一些肯定，也有人给予我很好的建议。这无疑增强了我的信心。我要感谢许许多多培养了我，帮助了我的人，你们对我的好，我铭记在心，永不要忘记！岁月如梭，又是一年。当我正在写这篇自序时，农历的牛年刚刚到来，窗外，鞭炮声此起彼伏，喧闹着空旷的天空。春天的气息，正在积聚，正在发散。多么美好的春光，柳树又要绿了，杏花又能红了，我该停下笔了，要写回头再写。走，现在出去散步去！

2009年1月27日于西安

目 录

总序 周闻道	001
我的人生地理 第广龙	001

木匠父亲	001
11号院	019
八盘磨	033
纸坊沟	048
我的第一次打工经历	055
我爷	062
女儿成长点滴	072
长庆桥	082
驿马关	094